



伤心的话 不要再说

○湖南九集镇财政所 李东升

伤心,人人都可能有。作为一名财政干部,我不怕秉公执法得罪人,不怕工作受阻碰钉子,却非常怕妻子的伤心话。

记得一年春节的晚上,我和妻到同学家作客。同学住的是三室一厅,彩电、冰箱、组合音响、高级组合沙发、大小组合柜,各种高档商品,摆设得有条不紊。好家伙,真阔气!

回家的路上,我兴致勃勃地对妻侃东道西,哪晓得妻子脸阴沉下来,回家后蒙头就睡。

还有一次,天刚黑下来,妻子从县城风尘仆仆来到财政所,我正在对着镜子试穿朋友送来的一套西装,心里乐滋滋地对妻子说:“你看,这是一个同学送给我的,合身不合身?朋友还说,假如你星期天回来,他还请我们到‘大世界’饭店开开洋

荤。”我一边说一边瞧瞧妻,不知怎么啦,妻脸上“多云转阴”,接着便伤心地唠叨开了:“要去你自个去。你看看咱们朋友、同学,哪一家不比我们过得好,谁不比你混的强!当初,你大专毕业,我劝你留到县城,你说,到乡镇可以发挥你的专业特长,你我俩至今分居不说,从早到晚,我和孩子还为你担心受怕,怕你收税得罪人被人捅刀子,怕你路上碰上歹徒截税款。谁都说,搞财政工作的是个肥差,是个财神爷,其实,你比谁都穷,穿着税服挺神气,其实,你每月挣不了几个钱。参加工作快十年,家里放的仍然是结婚时我家陪送的黑白电视和几件老式衣柜,过的是粗茶淡饭生活,你这样的单位,你这样的人,有什么值得整天快活。我嫁给你们财政上的人只不过是得了个虚名……”“说够了吧!我都听腻了。”我勃然大怒嚷道,说完怒气冲冲拉开门,到屋外独自生闷气。

难道我真的混的不如人吗?这些年,为了忠于头顶上这颗国徽,肩上的二条杠杠杠,白天下乡收税东奔西颠,磨破嘴唇皮,晚上还要披星戴月爬格子,写材料,天地作证,我既没有浪费时光,也没有白白混日子,打开抽屉那一张张荣誉证书可以证明。尽管目前经济上不富有,但我的精神却是充实的。

但,话又说回来,妻的伤心话,我也很明白,我明白她在为我叫屈,鸣不平,说公道话。我深信,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,国家日益富强,我们这些遵纪守法不该受穷但

实际很穷的公务人员一定会慢慢富起来。

思前想后,情绪逐渐平静下来。轻轻推开门,灯光下只见妻眼眶红肿,仍然很伤心。我上前安慰妻子道:“我干这份差事,我只能挣这多钱,睡吧,伤心的话不要再说!”

真诚地等你

○阎鲲 安雯

我等你,乡财政人。

等你很久,你没有来。我知道你在村头的古槐,在泥泞的小道上,在田垄旁……

你说你爱这里的田野土地,爱这里的蓝天白云,爱草地上放牛郎的歌唱,爱温馨的泥土气息轻轻地在村路上飘荡。

我等你,乡财政人。

朝你来的方向眺望。在无雨的早晨和夕阳辉煌的傍晚。

又有春风徐徐拂面。又有雁阵掠过头顶。你为农户传递的信息早已结出致富的果实。不知你又在哪村哪庄播撒致富的希望。

我等你,乡财政人。可否记得你多次的许诺?你说过要来的,与农户把致富后的愉悦一起分享。我亲手酿造的老酒已经飘香。我以村庄的名义,像那古槐、小草一样,伫立村口,执拗地、真诚地等你。

国,类似于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还是一处空白,一些集体企业、“三资企业”实行了本单位的公积金制度,但与新加坡有很大的区别。新加坡重公积金轻国债,中国重国债轻公积金。我以为,对于一个国家,国债和公积金都可能是必要的,但存在

一个如何摆好二者之间的位置的问题。同样是一笔钱,居民是以公积金形式缴给国家,还是以债券的形式借给国家,其心理是不一样的。前者有福利的色彩,后者有“负担”的感觉。实际上,从公积金由国家专户储存的角度看,公积金本身就是一种

国债。公积金中有相当部分的债务期限(周转周期)比国债要长,从而又减少了发行成本。因此,我国可考虑多搞公积金,相应少发行国债,这在我国当今国债推销比较难,国债利率又不宜与社会上其他债券同台竞争的情况下尤有必要。